



灵异推拿师

The Mystic Masseur

〔英〕奈保尔 著 吴正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奈保尔作品
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

灵异推拿师

The Mystic Masseur

〔英〕奈保尔著 吴正译 朱家健校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异推拿师/(英)奈保尔(Naipaul, V. S.)著;吴正译.
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8.1
书名原文:The Mystic Masseur
ISBN 978-7-5327-4385-8
(奈保尔文集)

I. 灵... II. ①奈... ②吴...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44568号

V. S. NAIPAUL

THE MYSTIC MASSEUR

Copyright: © 1957 BY V. S. NAIPAUL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7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06-671号

灵异推拿师 [英]V. S. 奈保尔/著 吴正/译 朱家健/校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25,000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-8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4385-8/I·2477

定价:20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021-56135113

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

并献给高登·沃尔福德

此书中所有的人物、机构和事件均为虚拟。这一声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该地的政治家们虽称特立尼达为国家,但其不过是个小岛,面积比不上兰开斯特郡,人口数还略逊于诺丁汉。在这部小说里,关于该岛的地理状况并不准确。年代历史不得被提及,但与任何一届政府无涉。第十二章中所描述的罢工完全没有事实基础。

目 录

- 1 艰难谋生的推拿师 / 1
 - 2 学生和老师 / 11
 - 3 莉拉 / 23
 - 4 与莱姆罗甘反目 / 45
 - 5 考验 / 73
 - 6 第一本书 / 101
 - 7 灵异推拿师 / 129
 - 8 与莱姆罗甘进一步交恶 / 163
 - 9 媒体大亨 / 193
 - 10 击败纳拉亚 / 223
 - 11 上院议员 / 241
 - 12 从上院议员到英帝国勋章获得者 / 257
- 尾声 12.57 列车上的政治家 / 271

译后记 / 273

艰难谋生的推拿师

他在南加勒比海地区出名且受人尊重,那是后来的事情;他成为人民的英雄,之后还当上了成功湖^①英国政府的代表。可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,他只不过是一个艰难谋生的推拿师,在当时的特立尼达,吃按摩推拿这碗饭的可说是多如牛毛。

那时候,战争刚刚开始,我还在上学。一次被同学硬拽去踢足球,结果第一场比赛就踢伤了脚,躺了几星期才好。

我妈从没带我去看过医生,因为她压根就不信。那个时候,人们宁愿相信没有正规行医资格的推拿师,或者私人牙医。所以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。

“我知道特立尼达的医生们都是些什么货色，”我妈过去总这么说，“早饭还没来得及吃，两三个人可能已经死在他们手里了，他们还像没事人一样。”

其实，这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吓人：在特立尼达，早饭指的就是中午那一餐。

我的脚又肿又胀，而且越来越疼。“那该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“怎么办？”我妈说，“怎么办？再给你的伤脚一点时间咯，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”

“我知道会怎么样！我这只该死的脚就要保不住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特立尼达的医生特喜欢把黑人的腿截掉。”

我妈这才开始有点担心了。那天晚上，她弄出一堆泥浆糊在我的脚上。

两天后她说：“看起来有点严重了。现在只有甘涅沙能够救你了，孩子。”

“这个甘涅沙是个什么家伙？”

后来，很多人都问过同样的问题。

“这个甘涅沙是个什么家伙？”我妈模仿我的口气说：“什么家伙？看看现在的学校都是怎么教孩子的。你的腿伤了，你还用这种口气说话，好像你是他爸。人家的年龄足够做你爸了。”

我问：“他是干吗的？”

① 成功湖，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城镇，是1946—1951年联合国总部所在地。

“噢，他能妙手回春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带着颇为敬畏的语气。我觉得她不愿意多谈论甘涅沙，好像他的医术是极为神圣的。

到甘涅沙那里很远，要坐两个多小时的车。他住的地方叫泉水村，离王子镇不远。泉水村真是个奇怪的地名。那里不要说是泉水，连河水的影子都看不到。周围数公里都是平地，连棵树都没有，异常炎热。去的路上绵延数十公里的甘蔗林，突然就走到了尽头，就是泉水村——一个破败的小村庄，十来间茅舍，分布在一条狭窄的、凹凸不平的路两旁。车在一个叫毕哈利的铺子门口停了下来。我们看到一幢木头房子，外墙上刷的黑漆漆的涂料已经斑驳，屋顶的瓦楞状铁皮生着锈。店门口张贴的小告示上写着“授权可销售含酒精饮料”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坐在柜台后面高凳上的店掌柜因此而显得有点自命不凡。他的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，手伸得长长的，正在阅读一张《特立尼达哨兵报》。

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向他打了声招呼，“嗨！”

缓缓放下的报纸后面，露出一张脸来。“我是毕哈利，”他从高凳上滑下来，用手抚摸着微微突起的肚腩，“你们是来找先生的吧？”

“不。我们大老远从首都西班牙港开过来，是来看风景的，”出租车司机耍起了贫嘴。

毕哈利先生显然没料到会受到如此揶揄，便不再摸他的肚子，而是把上衣塞进了卡其布裤子里头。一个大块头女人从柜台后面

走出来，刚巧看到我们。她拉下了面纱。

“他们要问路，”毕哈利边说边走回柜台后面。

于是那个女人大声问：“你们要找谁？”

“我们是来找先生的。”

“再往里面开一点，”那女人回答，“很好找。院子里有棵芒果树的就是。”

她说的一点也不错。那幢房子的确很好找。因为那是村里唯一一个种了树的院子，房子看起来也要比其他的好些。

司机在屋前摁了摁喇叭。一个年轻的女人从屋后走出来，虽然骨架大了点，但她其实非常瘦，正拿着一把芦花扫帚赶院子里的鸡鸭，一个劲地想注意我们。她打量了我们好一会儿，才开口嚷嚷道，“当家的！哎，当家的！”

她又仔细看了我们一眼，然后拉下面纱遮住脸。

“喂，没听到我在叫你吗？当家的，喂！”

有人朗声应道：“好了，听到啦。”

司机熄灭了引擎，我们听到屋子里传来一阵响动。

这时候一个年轻男人走出屋子，站在窄小的门廊下。他穿着普通，裤子和背心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地方，我还以为这个先生会扎着腰布^①，穿着印度长衫，包裹着头巾呢。但他一手攥着

① 腰布：印度男子传统用的长缠腰布。缠于臀部和大腿，一端绕过两腿间，然后塞于腰带内，像条宽松下垂长及膝盖的裤子。

一本厚厚的书,这点让我颇感安慰。阳光很强烈,于是他将另一只空着的手举过眼睛以便看清访客的样子。看清楚之后,他立即跑下那几级木台阶,穿过院子来到母亲面前,“很高兴见到你。最近一切都还好吧?”

那个出租车司机多少有些好奇,不过他还是扭头看着热浪从黑色的路面上升腾起来,嘴里嚼着一根火柴棒子。

甘涅沙终于看到车里还坐着我。“哦,哦,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,”他的声调听上去很是同情。

我妈下车,拉了拉裙子。“你不是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有多难管教啊,先生,瞧瞧他……”

他们三个,甘涅沙,我妈,还有出租车司机,都把目光落在了我身上。

“你们干吗这么盯着我看? 难道我杀了神父还是怎么了?”

“看看这个孩子,就他这样子,能玩那些野蛮的游戏吗?”我妈说。

甘涅沙和出租车司机握了握手。

“喂,看看这个讨人嫌的家伙,有天回到家就一瘸一拐的。我说,‘孩子,你的腿怎么搞的?’他还做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似的派头回答我说,‘踢足球踢的。’我说,‘怕是踢傻了吧。’”

甘涅沙于是对出租车司机说,“帮我把这个孩子弄到屋里去吧。”

他们抱我进去的时候,我注意到前院被修整过,显然有人曾试

图把这个土石飞扬的地方摆弄成一个小花园,但现在只剩下攀爬在篱笆上的一些植物和几株凤凰花的杆子了。

看来甘涅沙是这个村里唯一的骄傲。他的眼睛又深又黑,肤色暗黄,给人有点手无缚鸡之力的感觉。

走进甘涅沙的房子,才让人真正的大吃了一惊。我们刚一进门,我妈就朝我眨了眨眼睛,示意我不要太大惊小怪,但我注意到出租车司机无法掩饰地露出了惊呆了的表情。屋子里这儿、那儿全是书。书,到处是书。桌上高高地摆着,角落里一垛垛地堆着,地板上也散落得到处皆是。我从来没有在一间屋子里看到过如此之多的书。

“这间屋子里究竟有多少本书啊,先生?”我问。

“我从来没数过,”甘涅沙说。“莉拉!”他喊道。

话音刚落,拿着扫帚的女人便出现在眼前,速度之快让我感觉她一直就在边上等着他的招呼。

“莉拉,”甘涅沙说,“这孩子想知道这屋里有多少本书。”

“让我想想,”莉拉边把扫帚插在腰上,边扳起左手指计算起来,“四百本‘人人文库’,两百本企鹅出版社的——那就是六百元。六百元,还有一百本读者图书馆的,那就是七百元。如果再算上其他的书,我想这里大概有一千五百本左右吧。”

出租车司机吹了声口哨,甘涅沙的嘴角扬起了微笑。

“先生,它们都是你的吗?”我问。

“它们是我唯一的罪过,”甘涅沙说,“唯一的罪过啊!我不抽

烟,不喝酒。但必须读书。还有,告诉你,我每个星期都要去圣佛南多^①买书。莉拉,上个星期我在那里买了多少本?”

“只有三本,先生,”她说。“但都是大书,很大很大的书。叠起来有六七英寸那么厚呢。”

“七英寸,”甘涅沙肯定地说。

“是的,七英寸,”莉拉附和道。

我猜莉拉应该是甘涅沙的老婆,因为她接着便语带讥讽地说,“他也就会这个了。不知道劝过多少回了,叫他不要老是读书。但他就是本性难改,白天,晚上,就知道读书。”

甘涅沙发出一记短促的笑声,随即示意司机和莉拉可以离开房间了。他在地板上铺了一条毯子,让我躺在上面,然后开始上上下下地检查我的腿。我妈站在角落里看着。时不时地,甘涅沙会碰碰我的伤脚,我因为疼痛难忍而发出呻吟,他便若有所思地“噢”一声。

我努力不去想在我脚上来回捣鼓的甘涅沙的手,而是把注意力放到墙上——那里挂着很多宗教语录,有印度文的,也有英文的,还有一些印度教的画片。我凝神注视那张画着一个有着四个手臂的,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神像。

甘涅沙检查完毕,站起来说:“大妈,这孩子什么事都没,好好的。很多来找我的人都这样,其实没有什么问题。要我说,这个孩

^① 圣佛南多:特立尼达一个主要的商业贸易城市。

子就是心里有点小小的仇恨。其他都很好。这个我没法治。”

然后，他对躺在地板上的我吟诵起两句印度诗歌来。如果我
有先见之明，就应该好好注意他当时念诵了什么，因为我相信他就
是在那个时候，开始慢慢走向半人半神的神秘主义道路的。

我妈走过来低头看向我，略显迟疑地问甘涅沙：“你肯定这孩
子没有问题吗？我觉得他的脚伤得很重啊。”

甘涅沙回答：“不用担心。我会给你一点药，保准让这孩子的
腿几天之内就好起来。药是我自己调配的，一天服三次。”

“饭前还是饭后？”我妈问。

“永远不要饭后服用，”甘涅沙正色道。

我妈满意了。

“还有，”他补充道，“你也可以把药拌一点在孩子的饭里，那
样说不定效果会更好。”

看到甘涅沙有那么多书，我开始有点相信他了，也愿意吃他给
调制的药。后来，他还给我母亲一本小书，说，“这是送给你的，拿
着吧。写这本书，再加上印刷，可花了我不少钱。”这让我更加仰
慕他了。

“先生，这书真的是你写的吗？”我问。

他微笑点头。

回去的车上，我对母亲说，“妈，你知道吗，我真希望能把先生
房间里的书都读一遍。”

因此，当两个星期后，我妈说出下面一番话来的时候，真是让

人既受伤,又吃惊。“你看看,我就应该随你去,说不定现在你都已经好了。如果我们去甘涅沙那里的时候,脑袋清醒一点的话,你现在应该已经活蹦乱跳的了。”

最终,我还是不得不去了文森特街上一个医生那里。那个医生只看了一眼我的脚,就说,“是化脓了,要把脓头切掉。”他收了十美元。

*

我一直没有读甘涅沙的小书《印度教问答 101 题》;虽然我一天三次服用了他配的难吃到极点的药(我拒绝把药拌在饭里面),对他本人我倒并不怎么反感。相反,对这个把自己关在一千五百本书籍里头,在又闷热又无聊的泉水村里住着的小个子男人,充满了好奇。

“特立尼达到处都是怪人啊,”我说。

“你要高兴也可以这样说,”我妈回道,“但甘涅沙可不是你想的那种怪人。要是搁在印度,他准是个圣人。总有一天,你会因为认识甘涅沙而感到自豪呢。现在,可以闭上你的嘴了,让我帮你把脚包起来。”

差不多一年之后的某一天,《特立尼达哨兵报》的第三版刊出一则广告。广告上有甘涅沙的头像,下面写着:

有兴趣的人士,欢迎你们致信泉水村,免费索取内容详尽

的小图册。

我不相信真会有多少人写信去索取甘涅沙的详情。这一类广告看得多了,想必引不起别人的注意。没有人能预见到这则广告的深远意义。直到后来,甘涅沙获取了他应得的声名和财富之后,人们才想起它。如同现在的我一样。

*

1946年是甘涅沙职业生涯的转折点。好像是为了突出这一事实,那一年甘涅沙出版了他的自传《罪恶的年代》(甘涅沙出版公司,西班牙港,2.40元)。这本书被很多人定性为超自然悬念读本。就是这本书让甘涅沙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声誉鹊起。然而,甘涅沙自认为出版这本传记是个错误。因此,这本书出版的当年,甘涅沙就想办法收回了此书,并把自己的出版公司也给关了。芸芸众生因此也就无从知晓甘涅沙早年的艰难,这是特立尼达人民所痛恨的。我相信,就某种意义而言,甘涅沙的个人历史,就是我们时代的历史;或许,会有人有兴趣读一读这本不完整的传记:以下记载的就是关于甘涅沙·拉穆苏米纳尔,推拿师,通灵师,以及,1953年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的生活。

学生和老师

在女王皇家学院学习的四年里,甘涅沙一点也不开心。他就读那里的时候已经十五岁了,完全跟不上同龄孩子的进度。他总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,有些同学甚至要小他三四岁。但他能够去学院学习就算运气很不错的了。他父亲有钱把他送到那儿完全是出于偶然。很多年了,老头子在佛维思那一带有五亩荒地,他一直盼望石油公司能看中这片地,在上面挖口油井,但他没钱去贿赂,最后石油公司只是在上面凿了一口边界井,对此他也无计可施。虽然这样的结果让人感到失望,显然也有失公允,但还算来得及,至少卖地的收入足够供甘涅沙在首都西班牙港上学了。